

編號：95

雜感

黃仲則

仙佛茫茫¹兩未成，祇知獨夜不平鳴。
風蓬²飄盡悲歌氣，泥絮³沾來薄倖⁴名。
十有九人堪白眼⁵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。
莫因詩卷愁成讖⁶，春鳥秋蟲自作聲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黃仲則（公元 1749 – 1783），名景仁，一字漢鏞，號鹿菲子。江蘇武進（今江蘇常州）人。四歲而孤，家境清貧，刻苦好學，八歲能制舉文，九歲已負詩名。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，後五應江寧鄉試、三應順天鄉試，均不中式。後入湖南按察使王太岳、安徽學政朱筠幕府。又曾兼任正陽書院山長。乾隆四十一年（公元 1776），應乾隆帝東巡召試取二等，授武英殿書簽官。在京供職武英殿，校錄四庫，閒職俸薄，家計艱難，身體多病，頗為潦倒。後入王昶門下，又入山東程澂江及陝西巡撫畢沅幕府。後因武英殿書簽，例得主簿，在京候銓縣丞。未幾，因為債家所迫，抱病赴西安，途經山西解州運城，一病不起，終年三十五歲。黃仲則擅詩文，極負盛名，為「毗陵七子」之一，與洪亮吉齊名，號稱「洪黃」。著有《兩當軒全集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清代乾隆年間，四海昇平，民豐物阜。科舉盛行，士子重視八股文（時文）考試，自童試、鄉試、會試、殿試，層層考核，花費考生畢生精力，仍無法中舉。黃仲則就是一位典型落榜的書生，屢試屢敗，無法進士及第，沈淪下僚，鬱鬱以終。《雜感》是黃仲則詩歌中一首抒發困苦遭遇的作品。

三、注釋

1. 仙：指道家修仙之術。佛：佛家解脫之法。茫茫：渺茫。
2. 風蓬：隨風的蓬草。
3. 泥絮：沾泥的絮絲。
4. 薄倖：薄情負心。
5. 白眼：怒目斜視。

6. 讖：讖語，預測災異吉凶之言。此謂詩讖。讖：粵[chèn]，[cam3]；漢[chèn]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黃仲則生於清代乾隆全盛時期，社會經濟發達，海內昇平，民豐物阜。可惜，命運往往弄人，黃仲則這位天才詩人的遭遇，卻令人扼腕而歎。黃仲則四歲父死，十二歲祖父死，十三歲祖母死，十六歲兄死，孤苦伶仃，生於這種不幸的家庭背景下，詩人內心甚為痛苦。黃仲則十九歲娶趙氏，家庭負擔日重。生逢太平盛世，黃仲則與一般士子一樣專心舉業，可惜屢應鄉試不第。最後更因逃避債主，而病卒於赴西安幕僚途中。黃仲則可以說是個典型科舉落第的書生，生活貧困，潦倒終生，情感悽愴悱惻，其詩亦如其人，「咽露秋蟲，舞風病鶴」（洪亮吉語）。本詩《雜感》的情感亦幽悽悱惻，「雜感」二字，即指凌亂複雜的情感，與黃仲則其他作品如《雜感四首》、《雜詩》等，均屬於傳統詩歌中的雜詩類作品。

在黃仲則短短三十餘年人生中，五應江寧鄉試、三應順天鄉試均落榜，僅憑乾隆帝東巡召試取二等而授武英殿書簽官，並非科舉進士出身，深感落魄。臨卒前幾年，三十二歲的黃仲則仍應順天鄉試，亦不中式。所以其詩有「病飲狂歌負半生，讀書擊劍兩無成」（《重九後十日醉中次錢企盧韻贈別》）的感慨，在試盡讀書考試、擊劍建功的傳統出仕方法後，黃仲則依然一籌莫展，只有遊幕各地，內心抑鬱苦困。因此《雜感》首聯「仙佛茫茫兩未成，祇知獨夜不平鳴」，更有同感，黃仲則嘗逃避殘酷的社會現實，尋仙問道，學佛消苦，可惜兩者亦皆一片茫茫，未能解脫，精神痛苦依舊，「兩未成」，頗見自嘲。又何況在這孤獨寂寞的夜晚，毫無出路的不平感慨縈繞胸中，只有自鳴不已，其痛苦形象躍然紙上。因此，頷聯「風蓬飄盡悲歌氣，泥絮沾來薄倖名」，呼應「不平鳴」，具體寫出不平的現實。「風蓬」，指隨風飄揚的蓬草，實際上詩人以此自比漂泊的身世，多年來為謀生計，游走江南江北，寄身幕府，俯仰隨人，散盡了少日慷慨悲歌的意氣；作者亦自覺長期情懷冷漠，有如墜入泥中之殘絮，未能自振，加上自負才學，落落寡合，因此亦惹來薄倖之名，極為無奈。「風蓬」、「泥絮」，對偶工整，比喻恰當，詩人困苦飄泊的形象益見鮮明。

頸聯「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是全詩的警策之語，黃仲則幼而能詩，曾於太白樓賦詩，技驚四座，自負才華，孤高不羣，其友汪中《贈黃仲則六首》云「高才世不容，孤立尚相疑」、洪亮吉亦云「君美風儀，立儔人中，望之若鶴，幕與交者，爭驅就君，君或上視不顧。於是見者以為偉器，或以為狂生，弗測也」、王昶《黃仲則墓誌銘》更云「比貴人招之，拒不往也」，可見黃仲則自負狂氣，只與馮敏昌、洪亮吉、孫星衍等知己訂交，對平時所見庸庸碌碌之輩，又或達官貴人，皆深以鄙視，喜用學阮籍白眼相對，以

抒不滿。「堪白眼」之「堪」，陰平高調，煉字有力。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，則是氣憤之語，作者自負才能，可惜無法中舉，長年奔波愁苦，家貧如舊，如《都門秋思》所云「全家都在秋風裏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」，家累重重，無法釋懷，只有自責書生無能，發點牢騷而已。「十有九人」、「百無一用」，對偶工整，清勁奇峭，用字精煉，獨抒胸懷，直腸快語，極具神采。

尾聯「莫因詩卷愁成讖，春鳥秋蟲自作聲」，總結全詩，自我安慰。蓋作者長夜無眠，回顧平生，悲憤交集，心中不平，情緒低落，其《夜坐寫懷》亦云「作詩辛苦誰傳此，一卷空宵手自摩」，與「祇知獨夜不平鳴」甚為相似，清苦不平。因此作者於句下自注「或戒以吟苦非福，謝之而已」，雖然有人勸戒作者莫作苦吟，否則非福成讖，但黃仲則毫不理會，只有謝之而已。因為作者自覺得不平則鳴，如韓愈所云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」、「是故以鳥鳴春、以雷鳴夏、以蟲鳴秋、以風鳴冬」，愁苦縈懷之時，自可如窗外的春鳥秋蟲發聲，以發不平之鳴，不必理會是否成讖，只要能抒發心中複雜的痛苦，便滿足了。「自」字，用字極煉，頗能帶出作者一往情深的情感。

全詩格律嚴整，詩情高低起伏，作者由開始長夜不眠，不平而鳴，感慨平生游幕生涯，滄桑無奈，而到「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句，則為全詩情感最激動的地方，鄙視庸碌之輩，抒發書生無能之慨，然後再轉入詩末「春鳥秋蟲自作聲」，情感復歸低沈，頗能反映黃仲則起伏不定的心理活動。